

双重幻想

日本中央公论文艺奖
岛清恋爱文学奖
柴田炼三郎奖 三冠之作

直木奖女作家破壳而出的冒险之作
颠覆日本文坛的官能小说

ダブル・ファンタジー

Double Fantasy

高培明 译

朝夕相处的那个人和朝思暮想的那个人
他们手中都握有我身体的地图

但我想要的
不是城里稳定安逸的灯光
而是空中绚烂骤逝的烟火

村山由佳

著

渡边淳一

我一生都无法这样
『双重幻想』做到了！

双重幻想

ダブル・ファンタジー

村山由佳

高培明 译

文化藝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重幻想/ (日) 村山由佳著; 高培明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039-5116-9

I. ①双… II. ①村…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863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1—3217

Double Fantasy

Copyright © 2009 by Yuka Mura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uka Murayama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Japan.

双重幻想

著 者 [日] 村山由佳

译 者 高培明

责任编辑 李恩祥

装帧设计 瀚 愔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0×136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5116-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引子

男人的臀部怎么这么凉啊？

无论什么体格和年龄，臀部都是凉的。把手从他背后伸到肩胛上，朝下一节一节数着脊骨，然后斜着滑下去，绝对会摸着冰凉的臀部。

摸到臀部的瞬间，奈津心里“嗖”地一下冰冷下来，手也凉了。她赶紧双手紧紧抓住男人的臀部，不想让他觉察到自己的感觉。

男人低低呻吟着开始吻她，肆意伸进来的舌头带着明显的薄荷气味，这让奈津的情绪又低落了几分。

“怎么啦？”男人喃喃地问道，“您是不是还有点紧张？”

——你自己这么笨手笨脚的，我情绪还上得来吗？

奈津只是在心里责怪，脸上还是笑了笑，摇了摇头。

虽然可以装着不习惯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朝他点点头，但跟这种男人说的话，哪能指望舒服地枕在他手臂上睡到天亮啊……

“嗯！”

奈津不由地哼了一声，男人用嘴来吸她的乳头了。

湿热舌头的细细蠕动倒还舒服，可那么使劲揉捏乳房怎么一点儿都没有用呢？干吗那么揉来捏去呀，又不是面包师傅在搓面团，其实女人浑身最敏感的部位就是在胸口凸起的端头上。

奈津不露声色地伸手按住男人的两个手腕，望着他不解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轻轻说道：

“你就用舌头舔吧。”

男人立刻规规矩矩地按她说的舔了起来。

奈津松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对，这样就对了……嗯，这样挺舒服……

她头顶着枕头挺起了背，男人趁势把手臂从她背和床单之间滑了进来，轻轻地抱住了她的身体。啊，不对！不是那样，得再使劲点抱。

不行，跟这个男人没法合拍。

奈津感到自己像是抽奖没中似的，现在想来，刚开始跟他交往就有那种预感。

这个男人——他叫什么来着？这个男人——他倒是挺知道跟着我迈小步走，讨厌的是浑身的香水味太刺鼻了。个头、长相还马马虎虎，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身上那种只适合意大利男子用的浓烈香水跟他彻底不相配。

他就不知道那种香味要是沾到跟他交往的女人身上就麻烦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奈津跟他一起走路的时候就觉得那股味道让人难受，一进屋子，立刻叫他去冲了个淋浴。

等他洗完了出来，身上的气味似乎少了点。递给他一罐冰啤酒，他不拉开，只是手指头扣在易拉罐的拉环里，仔细地把奈津的屋子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好像有点儿惊讶似地说了一句：

“真不错啊！”

六十来平米的四楼大单间，从窗子里看得见舒缓弯曲的运河、远处的高楼和彩虹大桥。这幢楼原来是一家企业的仓库，屋顶很高，现在除了奈津住的这间之外，其他的房间几乎都当做摄影棚或办公室用。光秃秃的水泥墙壁和屋顶，各种管子都露在外面，地上铺着黑色的地毯。楼里每个房间的装修全都是这样，但讲究造型的厨房器具、电脑工作台和窗边的那张双人铁床全是奈津自己配置的，屋里的不少摆设都很时尚雅致。

“真不错啊！”那男人又说了一遍，“就是不像人住的房间。”

“是吗？”

“嗯，有点儿像舞台上的大道具。”奈津吃惊地看了他一眼。

“……你说什么呀？”

“噢，我没跟您说过？我的本行是演员，在一个小剧团里干。继续演戏得有钱呀，所以我才打打这份零工。没戏演的时候不好好挣点儿钱可不行。”

见奈津一言不发，他苦笑了笑，“啊，对不起，瞧我自说自话的……”

“对了，记得您说过您的工作是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啊？”

“杂志上的报道之类的东西。”这是奈津早准备好了的回答。

“是室内装饰方面的吧？”

“有时候也写那方面的东西……这屋子的布置只是我的兴趣。”

“噢？……您是单身？”奈津耸了耸肩。

“总之今天晚上您是一个人啰？”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奈津差点儿没说出这句话来。

“哦，对了，这屋子里最值钱的家具是哪个呀？”

这个问题有点儿出人意外，奈津稍微想了一会儿，指了指两人中间的玻璃咖啡桌。

这是伦敦一个艺术家的得意之作，是奈津去伦敦时一眼看中当场买下来的。厚厚的玻璃背面贴着植物与昆虫的浮雕，四条铁腿做得像是长着尖刺的荆棘。桌子本身的价钱就贵得咂舌，用结实木箱包装和运输的费用也不菲，以至于她没敢告诉丈夫省吾为这玩意儿一共花了多少钱。

尽管不敢告诉丈夫，可一旦迷上了什么，她还是会立刻变得不顾一切，无论如何想把它据为己有，甚至无法忍受那东西会落入他人之手的一丝想象。奈津身上就是有着这种孩子般的强烈欲望。

男人把喝光了的啤酒杯放到咖啡桌上，又四下看了看整个房间，像是明白了什么。

“过这样的日子，人生真是其乐无穷啊！”他其实是在等着奈津怎么回答。

奈津模棱两可地对他笑了笑，不痛不痒地答道：“没那么便宜的事。我这工作又没什么保障。”

说话之间，男人伸手到带来的包里掏出一支说不上什么颜色的小蜡烛，接着又掏出了杯形的烛台和打火机。

干吗特地带蜡烛来？心里刚问了这句话，奈津立刻明白了男人的打算。顿时，他在奈津心中的形象天平上更加朝呆板一方倾斜了。

而男人却是非常认真地请她关了屋里的灯，自己点亮蜡烛，又小心谨慎地把它放到床头柜上。直到完全布置好了这个他心目中最浪漫的环境，才向奈津伸出了手臂。

手指卷着他未干的头发，奈津下意识地朝他轻轻喘息着，喘息中夹带着叹息。说到底，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明白女人的心思。

也许当初跟他面对面一起吃饭就是个错误。

“我都是尽量要求先跟女方见见面，然后才做的。”男人当初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我觉得，一见面就这样，是不是太没情趣了？先聊聊天，互相多少了解一点儿以后再说的话，女方就会更放松的。”

奈津第一次觉得他呆板是在那个大众酒馆连锁店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酒馆耀眼的灯光下干了第一杯啤酒的。

男人说他自己今年二十九岁时，正在朝嘴里送着煮毛豆，那毛豆是店里免费的头道下酒菜。奈津老实告诉了他自己的年龄，男人笑着说“根本看不出来”。正是在他强调“根本看不出来”的时候，奈津好像看懂了他对女人三十五岁的认识，当时她也只微微动了动嘴角。

既然他吞吞吐吐地声称自己是专门干这行的，就该直截了当地说“三十五岁正是女性最具魅力的年龄啊”。

只要被赞美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女人都会感到高兴的。

结果，男人两次达到了高潮。

奈津每次都只是摆出姿势与他虚与委蛇，情绪始终低落，只在动作上配合他，好快点儿完事。

算了，这回只能就这样了。奈津心想，自己反正再也不会傻乎乎地叫他到这间屋子里来了。但她没想到，请神容易送神却会如此之难。

等男人冲完淋浴换好衣服，奈津就迫不及待地把他送到正对后门的电梯口，不想让他看到正门上镶着的姓名牌。

可就在驶到跟前的出租车打开车门的时候，“对了，您是……”男人慢慢朝奈津回过头来，“您是高远夏目女士吧？就是那个剧作家……”

奈津感到心都快从身体里跳出来了。这意外的突袭惊得她说不出话来，竟然忘了该怎么搪塞过去。

男人望着呆若木鸡的奈津，说道：

“连那种地方都放着剧本呢，所以……”

“那种……地方？”

“就是厕所的架子上。”

“可……可是，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呢？”

“不是跟您说了我是演戏的吗？所以看了那个剧本，我就基本上……就想起来好像在哪儿见过您了。”

奈津一阵头晕。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发觉的？更要命的是网上还登着那份他给自己的账单呢。

“别那副样子呀。”

男人一边苦笑一边坐进了出租车。

“这种事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那叫什么来着？保密义务？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再说我自己也不是在干多有面子的事。”

“……噢。”

犹豫了一会儿，奈津又小声补了一句：“谢谢你。”

她发觉这是今天晚上第一次对这个男人说“谢谢”。男人好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苦笑得更厉害了。

“反正您也不会再叫我来啦。要是哪天在什么地方还能有缘见到您，就请您派个好角色让我演演吧。……再见！”

望着汽车尾灯渐行渐远，心跳得还是静不下来。抬起头来，东方深蓝的天际已经开始染上了淡淡的紫色。六月的早晨来得很快。

好角色？偏偏剧作家是无权决定角色演员的，不，更重要的是……

远处传来首班轻轨运行的声音。湿漉的晨风阵阵吹来，头发里散发出不知什么时候沾上的香水味，刺鼻的味道让奈津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对，更重要的是，他那种纤细的气质根本不适于演粗犷的角色。

剧作家“高远夏目”写的台词以辛辣而著称。高潮时分，主人公痛快淋漓的指斥批驳，角色间唇枪舌剑的你来我往，入木三分的嬉笑怒骂……台词，被视为她剧本中最具魅力的所在。

但是，大凡第一次见到“高远奈津”的人，无不觉得难以想象：写出那种冷峻犀利台词的，竟然是眼前这个身材不高、温稳和气的妇人。

奈津本人早就不去想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她已经养成了不管对谁都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好人”的习性。她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变成现在的，只记得还是在刚懂事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在妈妈面前演“好孩子”了。

事后回想起来，也许这注定了她与戏剧的不解之缘。

奈津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有次偶然被大人带到游乐场去，在那里有生以来她第一次看了戏，躺在舞台中央棺材里的白雪公主强烈地吸引了她。当她知道那是假的，围在白雪公主周围的七个小矮人、狗熊和兔子全是人演的之后，她真想自己穿着那条美丽的长裙躺在棺材里。当白雪公主因为王子的吻而醒来，提着长裙满面笑容地接受观众的掌声喝彩时，她简直羡慕死了。

升到小学高年级后，她参加了戏剧小组。看着奈津在学校舞台上扮演主

角，妈妈格外高兴，因为她自己年轻时候也曾光荣地在先锋派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

奈津进入教会女子初中后加了戏剧俱乐部，第一次在文化节演出时，她扮的是个男角。

那使她生来第一次享受了从未有过的释放感——不，是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她更加感到，戏剧真伟大啊！自己不仅可以变成另一个少女，还可以随意改变性别。

一想到全观众席的视线都倾注在自己的演技上，涌上来的激情就好像集中到了手指尖上，从心脏直到发尖都在震颤。肌肉不是紧张，而是收紧了，所有的毛孔全都打开了，呼吸的频率在加快，连心脏怦怦的搏动声都能听到。而脑子却清醒万分，心中充满了一种能操控一切的满足感，连礼堂角落里谁眨了眨眼都一清二楚。她感到在这个一切放慢了速度的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够旁若无人地正常行动。

释放感不是单靠扮演别人来得到的。

全剧情节的发展当然是规定好的，剧中人对每句台词的反应也都限制于剧本之中。

正是这一点使当年的奈津在台上毫不惊慌。在表演出人生活的时候，是无需任何顾忌的。就算不是“好孩子”也不会挨骂。用不着担心别人会怎么看自己的一言一行，自己可以自由地发挥。对奈津来说，只有当她扮演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时，她才比自己是“高远奈津”时更能挥洒自如地展现自己。

就是直升进入教会女子高中后，她演的也全是男角，这使得“奈津学姐”在情窦初开的低年级学生中人气陡增。其实在毕业的前一年，她也曾想过演个女角，但没能说得出口。这一方面是顾忌到低班同学的反对，另一方面自己也觉得再“变回”到女人倒是挺难为情的。那时候，她多少有点儿理解了为什么宝塚歌剧团^①那些演男角的明星退团以后都生活得那么辛苦。

奈津经推荐进入了同教会的大学后，立刻主动去找了学校的戏剧组织，那个在学生戏剧界被视为中坚的小剧团。

小剧团里竟然有男生，不是“男角”，而是实实在在的男人。真的男人是不是有男子汉气概暂且不论，至少那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

^① 宝塚歌剧团为演员阵容全由未婚女子组成的剧团。

这一来，奈津可以无牵无挂地演女角了。

高兴了没几天，剧团内部就闹出了矛盾，几个团员分道扬镳，连写剧本的人也走了，这逼得奈津不得不一下子又开始写剧本。她敢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自己是学语文专业的，剧本总是写得好的吧。

她当然还是想当演员，但最终仍然没能说出口。这次倒不仅仅是因为难为情，而是眼看着剧团里的同学们一筹莫展，她不忍心，也不可能固执地不管不顾。

然而一旦动了笔，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深陷进写作的世界里不可自拔了。

真有意思，比起表演别人的生活来，从无到有地写别人的生活更能自由地展现自己。

她主动去听专业剧作家的讲座，开始了贪婪的学习。对戏剧理解得越深，剧本的写作也变得越有意思。

不久，她的“讲座毕业作品”引起了主办讲座的那位剧作家的注意。在他的怂恿下，奈津将剧本拿去参加戏剧创作比赛，结果这个剧本成了“高远夏目”的问世之作。

总之，奈津原来的目标不是要像现在这样写写电视连续剧，而是要当写舞台剧的真正的剧作家。

时至今日，她还是没有打消写舞台剧的念头。

但现实问题是，她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到今天，多亏了她写的那些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写写卖得出去的东西就行啦。”

随着奈津工作量的增加，丈夫高远省吾已经辞掉了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工作。他这几年总是用这句话来鞭策她：

“你可别小看卖得出去的东西啊！什么‘只要能写出好作品，卖不出去也行’？那是作家的清高。多少写电视剧的人在想着多卖点儿自己的作品啊？多少家伙巴望着能接到工作，想写长篇电视剧，想写出轰动的电影来赚钱啊？不管说你低俗还是说你为了卖钱七拼八凑，没关系，让那些想说的家伙说去吧。再这么说就问他一句：你也写个试试啊！对不对？以前你写的电视剧红得起来，是因为你有跟电视观众相近的感觉，那是你最厉害的武器。听我的，没问题。奈津，你绝对写得出来！”

出于同样的理由，省吾也反对奈津从事商业性戏剧的创作工作。

说得也对，与电视剧相比，看舞台剧的人要少得多。

不仅是绝对人数数字少，舞台还有个与电影很不一样的地方：一次只能在一个剧场上演。换句话说，一张票价乘以剧场的上座座位数，就是一次公演的总收入。这个总收入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这就是说——舞台剧不赚钱。

这年头，光靠写舞台剧生活是很难的。同样写剧本的话，电视剧的观众要比舞台剧多得多，收入也好得多。

奈津心想，丈夫省吾这么把关，至少在提高自己作为电视剧剧作家的知名度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可是……

带透视浮雕的玻璃桌上放着两杯中国茶和吃了一半的日本点心。

奈津抱着膝盖坐在桌旁的黑地毯上，带着湿气的夜风正穿过敞开的阳台徐徐而入。

“嗯，还是你这种发型好啊！”冈岛杏子一边把烟灰弹到水斗里一边说道。

“你把头发剪短是对的。看上去跟男孩子似的，跟你挺配。”

“我想试试知识女性的样子。”

“又是知识，知识，可是这样像个男孩子。那个地方反过来剪也许更好。”

“我再那么剪你还会说怪话的。我也不知道该剪成什么样。”

也许结婚以后还是头一次把头发剪得这么短，是两侧微长一点儿的带前刘海的式样。

几天前的早晨，就是在闻到沾在头发上的那个男人香水味的时候——奈津突然冲动地急于想改变一下自己，怎么变都行。

光秃秃的脖子还没习惯，凉飕飕的，一点儿遮蔽物都没有。她感到心里不踏实，把手朝桌子底下一伸，小镊子——那只杂色猫——就把冰凉的鼻尖凑了上来。

大约从半年前起，奈津开始在冈岛杏子当副总编的女性杂志上连载随笔。写些电视行业里的内幕、演员的趣闻，有时还谈谈自己这个有工作的主妇的随想，叙叙单靠一支笔维持生计的艰辛。虽然她觉得写不惯剧本以外的东西而不太有自信，但听杏子说，她的文章正受到同龄读者越来越大的关注。

“后来呢？”杏子问道。

“什么后来？”

“那个应召牛郎啊。再说详细点儿嘛。这种事叫我怎么问你呀？”

“别假正经了。你一开头不就是直截了当问的吗？你那句‘哎，他做得漂亮吗’还不是随便说着说着就突然问出来了？”

“什么呀！其实你不也是想告诉我才叫我来的？”

奈津一下子让她说得答不上话来了。

她喘了口气，才接着说道：

“可我这儿还没想清楚呢。”

“什么还没想清楚？不知道当初该不该叫那个应招牛郎来？”

“当然那个也是……我是没想清楚，该不该把那件事就这么跟你说。”

“为什么？”

“我怕你会大吃一惊。光吃惊倒也算了，我还怕说不定会让你瞧不起我。”

“我当然大吃一惊啰。”杏子说道，“不过吃惊的是你干得漂亮！哪有一丁点儿看不起你呀。”

奈津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是不是怕我不高兴才这么说的？”

“啊？我凭什么非要怕你不高兴？就算你是给我供稿的作家，我还是该说的就说，才不在乎那么多呢。这不仅是对你，就是对别的作家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痛痛快快地全说出来吧。”杏子嘴角叼着烟，一边重新盘着头发一边说道。

“到底做得怎么样啊？你先说最要紧的。”

“……差劲透了。”奈津说道。

“瞎说！他不是专业的吗？”

“嗯，可是，真的很差劲。”

“他什么地方那么差劲？”

奈津想了一会儿才说道：“这人好像挺自以为是的。”

“噢，那可没办法啦，男人嘛。”

“还有，说话跟没长大似的。”

对于从未经历过一见钟情的奈津来说，是否会被对方吸引，完全取决于双方交谈时的感觉。无论他有多棒的脸蛋和肌肉，无论他多么真诚温柔，也无论他的性技多么高超——只要一认定对方是个对“话”外之音反应迟钝的

男人，奈津的兴致瞬间就会一落千丈。

“这我能理解。可那是你的坏毛病哟。”杏子说道，“不单是你，女作家里这样的人很多。”

“我可不是什么作家。”

“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既然都是靠写稿子吃饭的，作家、剧作家都是差不多的嘛。我说的‘差不多’可不是单指你们这些摆弄文字的人哦。”

把烟头用自来水润湿扔掉以后，杏子又回到了玻璃桌对面。她身上那件耐克运动衫是奈津怕她坐皱了身上的紧身裙而借给她换上的。

两个女人最近已经习惯了这么每个月碰两次头。稿件上的事都是用电子邮件解决的，所以她们见面并没有什么大事。

尽管没什么大事，可她们一起有时练走步瘦身，有时去瑜伽会馆，或是在网上找个评价高的餐馆一起去吃，回来的时候再去洗桑拿浴，好把吃下去的热量消耗掉。最后一般是在奈津的屋子里边喝茶边聊到深夜。说得准确点儿，她们见面以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刻不停地闲聊，再怎么聊也聊不腻。奈津觉得她们能不在乎八岁年龄差距这么交往，互相一定是有什么彼此吸引的地方吧。

奈津一直想有个这样的女性朋友。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她有几样想要，却一直只能忍着的东西。直到得到这个朋友以后她才明白，有个无话不说的女性朋友是多么可贵。

“好啦，从头说给我听吧。”杏子把坐垫衬在屁股底下，盘起了两腿。

“你一开始是怎么找到这个人的？”

一开始——当然主要是出于兴趣才上网看的。虽然身体的饥渴如同跟胃的饥饿一样让人难以忍耐，但当初奈津自己也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她真的会去找应召牛郎。

在网上一查“应招牛郎”，光是东京竟然就链接上了一大群，其中最让人觉得放心的就是那个男人的网站。

网站的说明里合情合理地写着：为了不妨碍白天本职工作，恕不张贴照片，但“见面以后顾客如不满意可以拒绝”，“如顾客拒绝则不必付费”。接到顾客写有联络电话的电子邮件，会立即用电话与其联系。

最使奈津感兴趣的是网站上的顾客感谢栏。那里会集了与他单独相处过的女人们的声​​音，那些女人几乎都谈到了他所提供的性以外的服务：“谢谢你像恋人一样与我交往”，“那是超脱尘俗的梦幻般的一刻”，“多亏你又让我

体会到了欢愉”……而且有不少人最后说的是“一定要再见面哦”。

假如那些感谢不是他在自导自演的话，这个让那么多女人得到满足的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按捺不住好奇心，她下决心给那个男人发了电子邮件。

尽管如此，“无论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奈津说道，“我不能容忍没有专业意识的男人。”

回想起来，那天晚上的烦躁立刻死灰复燃，她的口吻不知不觉地严厉起来。

经不住杏子的催促，奈津又说了那浓烈得刺鼻的香水；说了在大众酒馆里男人颇为得意的谈话内容；说了他先站起来朝一楼走时，从藏青裤子和黑皮鞋之间露出来的咖啡色袜子；还说了他在床上时那突然变得像没长大似的腔调。至于那看上去就知道是便宜货的蜡烛，奈津当然也没忘记提起。

“干得好！好！太好了！”

杏子突然趴倒在地上忘乎所以地笑着打了个滚，奈津扫兴地瞥了她一眼。

“好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差劲极了吗？”

“不！正好相反，是棒极了！这种场面，你一定要写到电视剧里去。真是实实在在，极有说服力。”

杏子蓦地爬了起来。

“告诉你，我不是在开玩笑。对你来说，这些细节可全是难得的财产，是你舍身采访得来的啊。你一点儿都没吃亏。”

“我没觉得什么吃亏呀。”

“说谎。瞧你这张苦脸。”

“可是……”

“可是什么？”

“事后的感觉不好嘛。”奈津咬咬牙说道，“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吧，其实我……说老实话，我那里想得不得了。”

“嗯，没关系，我能理解。”

“谢谢。”奈津说着点了点头。

“憋得时间太长了，就好像有东西要爆发出来似的，怎么也忍不住……”

这种现象基本上是周期性发作的，程度激烈得可以称之为成瘾性症状，发作时会难以忍耐。这种症状其实早就有了，几乎从刚有性意识的时候就开始了。

奈津真是恨透了自己的这种身体，恨透了自己的软弱，正是软弱的个性才导致自己被这种身体拖得痛苦不堪。

但另一方面，她又有一种横下心来的想法。女人性欲强有什么错？为什么男人的“风流倜傥”到了女人身上就是“淫乱放荡”？这种观点她根本无法接受。

“所以说句老实话，我并不后悔找应召牛郎这件事。”奈津说道。

“我只是觉得，自己犹豫再三，最后找来的人居然这么差劲……”

“没吃着羊肉反落了一身膻。”杏子揶揄地笑了笑。

“是啊。我原以为他是专业干这行的，至少能让我在身体上舒服点儿吧，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真是花钱买罪受。他走了以后，我简直郁闷得……心想我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你期望值太高啦，傻瓜。”

说着，杏子伸出手去拿茶壶。

奈津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唉……还是那个人说得对呀。”

“那个人？”杏子的手停住了，“你说的是‘那个人’？”

奈津点了点头。

“他怎么说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在电子邮件中告诉他，自己曾经好几次想象过跟专业干这行的人上床。”

“真的？你连这个都写？”

“嗯，写啦。”奈津平静地说道，双臂把膝盖抱得更紧了。

“我把所有的想法全都告诉那个人了，一点儿不漏。”

“后来呢？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别胡思乱想！那只会给你带来空虚惆怅。你是靠那种服务就能满足的人吗？’”

杏子感叹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他那话可是对你的一种赞赏啊。”

“我一点儿都没那么觉得。”

“怎么说呢？他说的话确实有点儿道理。可是我反而觉得那种空虚的感觉才是一种财产呢。不管是写剧本的还是写小说的，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自己的经历没有一点儿会白白浪费掉。因为咀嚼过痛苦的回忆以后，自

己亲身体验的点点滴滴都是可以成为文字，成为作品的。喏，就像仙鹤用自己的羽毛织布似的。”

杏子说着把吃了一半的点心送到嘴里，眼神里充满了怜惜，奈津也默默地吃了口点心。

杏子白天去走访一个住在镰仓的作家，那点心就是她从镰仓那儿给奈津带来的。把洁白细滑的馅子放在舌头上品味，再喝上一口热腾腾的中国茶，那茉莉的清香沁人心脾。

记得正好一年以前，大约是将近出梅的时候。

冈岛杏子来找奈津约稿，问她愿不愿意给新创刊的杂志写点儿随笔。虽然她们几年以前就经人介绍认识了，但两个人单独细谈却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

见了好几次面以后，有一次杏子说道：“现在可以对你说了。当初人家把你介绍给我的时候，你就像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真让人扫兴。我都怀疑你这种好孩子真能把人心里的那些阴暗面写出来？”

就算奈津比杏子小八岁，但也不能随便把一个成年女子说成是“好孩子”呀——照杏子的话来说，刚见面时的奈津给人的印象要比现在呆板得多，尽管无甚缺点，却让人望而怯步，毫无亲近感可言。

奈津像现在这样独自在东京生活尽管才几个月，但在杏子眼里，她已经变得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你完全像脱了一层皮。”就在前几天杏子这么对她说，“现在你已经不大像好孩子了，可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然而奈津却觉得自己还被困在一层硬壳里面，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才能把硬壳捅破，那可是一层又厚又老的硬壳。

如果能像杏子那样对什么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活着该是多痛快呀。不知杏子在什么人面前才会缩手缩脚？

“其实，”奈津的声音低了下来，“那个应召牛郎兴冲冲地把蜡烛拿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给他留言的女人真的喜欢这种服务吗？真的不觉得自己愚蠢，不感到空虚吗？她们也许觉得这个应召牛郎那么自信满满，自己要是高兴不起来，反而显得奇怪了。”

“嗯……怎么说呢？”

杏子轻轻吹了吹杯里的中国茶。

“如果自己平时就被丈夫撂在一边，或是性生活很单调的话，也许只要

能得到那么温柔的爱抚，就会感到高兴。可是点着蜡烛做爱，对大多数女人来说肯定会有新鲜感。”

“太新鲜了我可受不了。”

“不管怎么说，在找应召牛郎之前，她们肯定比你还要烦恼一百倍，所以她们才会鼓起一千倍的勇气去跟应召牛郎联系。”

“对不起，我也够烦恼的啦。”

“这可不一样哦，现在的你不用顾忌什么，那些主妇可是大不相同哦。”说的也是，奈津点点头。

“可是……”

“嗯？”

“至少在跟丈夫单调的性生活这一点上，我跟她们还不是一样？要是几个月以前的话，说不定跟那个应召牛郎上床我还能满足。他那么兢兢业业，还花了那么多时间，可是……”说着说着，奈津自己也笑了。

“那是因为你知有比他更好的。”

奈津没有回答。

“可你也有做得不地道的地方。”

这话说得奈津睁大了眼睛。

“我不地道？”

“你刚才说给我听的一大堆不满意，一点儿都没对那应召牛郎说吧？”

“那是……”

“要是你把想说的对他多说点儿就好了。你就告诉他：你那样做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反正你下回也不打算再找他了，他就是觉得你烦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付了钱的顾客呀。”

杏子说得全没错，奈津无言以对。

“你呀，太在意有些小的地方。我真是搞不懂，电剧本里那么尖刻的台词你都能下笔如神，却……那些台词里说的才是你自己希望的吧？”

烟熏得奈津闭上了一只眼睛，心情糟透了。她又伸手摸了摸“小锄子”滚圆的背，小猫舒服得直叫唤。

杏子悠闲地吐了好几口烟，拿起茶壶给奈津的茶盅斟完茶，又把倒空的茶壶续满了热水。花蕾般的茶叶沉在透明的茶壶底上，轻轻地摇曳着。

杏子眼睛盯着摇曳的茶叶说道：

“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多岁是女人身体最会发热的时期，那种感觉谁都难